

第五天。

泰普撿起了桌上的餐點來吃，甚至懶得用刀叉。反正沒人看見，他不在乎。甚至沒有檢查到底餐點裡有什麼，或者說僅僅五天他也能發現，自己生父根本不屑下藥。

畢竟這只是最基本的逼供，要逼供，他手段多的是。

包含現在將泰普送去個裝修亮麗的房間。一口糖果一記鞭子的操作熟到泰普沒有絲毫的動搖，能站在千萬軍人之上，泰普自己接受的訓練也沒少過。

這種不過基本技倆而已，一個能在權力漩渦中佔據高位幾百年的人能有什麼手段，他倒算好奇。於是慢慢變得乖巧，反正依門外的看守和陷阱，他就算能以一打十也好也不可能有體力打回雅達斯托的教城。

還不如考慮怎麼補充體力。

他還有用途，這是他確認的。所以肆無忌憚將食物直接塞嘴巴了，悠閒的和侍女說著「味道不錯」反正現在毒死自己是不可能的，頂多是藥物控制——有什麼用？自己熬過了，在訓練中是存在對戒斷反應控制的訓練的，尤其是自己從小就被選中從教派，站高位。這點事情，他非常有自信。

房間裡裝修特殊，為了迎合男主人的興趣，不少家具都有能系上鐵鍊的鐵圈。看以櫃裡殘舊的衣物，恐怕女主人已經過世，而根據衣著，她不過是個小老婆。

拿起衣裙查看，身後房門剛巧被推開。泰普甚至沒看一眼，「早啊，馬蘭扎諾先生。」來者是他的生父，那個將他關押在這個小房間的男人。

他父親只是拿著鎖鏈和種種捆綁用品，淡定地走到床邊，一一安置好。「如果你這麼叫我能讓你等等舒服一點的話」不忘調侃泰普對自己的稱呼，他將捆綁用品扣上床上的鐵圈，轉頭看看將衣裙塞進衣櫃的泰普「我可真沒想過，我親愛的兒子會有這種興趣。」

「就算有，也比你現在想做的事好，虧你還記得我是你兒子？」

夭壽，這架勢怕不是直接上了自己，事實也的確如此。泰普卻也不打算做些什麼，鬼知道不聽話會不會被一刀了結。

那位先生只是招招手讓他過來，手裡拿著未上鎖的鐵銬準備調整長度。像是知道他不敢也不會跑，他甚至幾次是背對自己的囚犯。但也如他所預料，泰普還是乖乖走了過去。

甚至安分到只有走過去，自己也是好色之徒，明白有些事情做多了是破壞興致的。但心頭不免還是嫌棄著這糟老頭怎麼連兒子都吃得下。

先生將鐵銬銬上，撕扯下部分衣服。吊起的膝蓋讓泰普不自在，但遞上的項圈讓他更不自在。自尊而起的遲疑讓先生將項圈扔到旁邊，隨後把手銬死，近乎是把人吊起，只剩下身靠床。

隨後將手指探進裡泰普的身子，但也是粗暴而急速的，等第一隻完全探進去，第二隻已經蓄勢待發。「你是真的打算把這種事當對我的刑罰？」隨後咬牙將被塞入玩具的疼痛感憋住。

一個經驗豐富的傢伙是絕不會這麼做的，除非他在刻意給予懲罰。

泰普有些不屑。臉上依然掛著戲謔的笑，不溫不火。直到玩具的溫度急劇下降，到連冰精靈也能察覺到的程度。他瑟縮了一下，先不說自己沒被上過，平日自己玩的技倆放到自己身上也是令他不適的。

但必須承認很爽。

「聽說你平常也是這麼玩，機會難得，你自己也體會試試吧。」沒有回應對於是否刑罰的詢問，先生只是一次次改變了玩具的溫度。寒冷能輕鬆刺激起泰普的身軀，但卻也因為和他平常性事有所差距而無所適從，甚至無法滿足。

「想射的話自己開口。」

泰普可不會講出來，臉上依然是那張欠揍的笑臉，但掩飾不了喘息和潮紅。他靠著吊起自己的鏈支撐著身軀，渾身上下散發著寧死不從的氣概。「老天，真是老土的手段。」只是這個老土手段他也用過，也喜歡，更明白對方想看什麼，滿足你性癖也是可以的，不就是征服的快樂而已。而且是不是打算玩那種慢慢破防的手段？泰普試圖分神去思考，卻總被身體裡的異物吸走注意。

不過沒有開口的選擇讓先生實施了下一步。

遲遲未有聽到泰普的開口，那位先生卻是越玩越溫和，溫度回升到正常人的體溫，泰普的喘息隨之加重。先生可太明白泰普喜歡什麼，冰精靈最喜歡的還不是常人的溫度？

但隨後他又以自己的體溫，伸手捏緊了泰普翹起的下肢。

突然其來刺激最脆弱的地方，泰普再厲害也得一聲哀嚎。大口吸氣，他鎖緊了眉地看著自己生父一臉滿意地打量著自己，一股噁心感油然而生。

因為急凍而直接軟掉的下肢，他清楚明白再玩多幾次自己大概是壞死跟壞掉二選一。但他還是要嘴硬，這種程度的氣勢還是得夠「帶勁啊。但就這種程度？」

「你不怕以後射不出的話，可以繼續嘴硬。」

他還真會怕。

等初嚙的青年稍微緩過來，先生拔走了玩具。隨後正式插入了他的身軀，不顧青年的吃痛，也不在意擴張得足不足夠。

甚至中途停下了只顧自己愉悅的抽送，然後捆住了泰普充血的下體，手靈活地把玩著，像是把那當成什麼玉石在盤弄。泰普別過頭去，總算是卸下了一道認輸的防線。在臨界點反復刺激和限制，「……你開的、是妓院吧？」混合著喘息也要在嘴上贏一把，某種意義上又在稱讚。

手法的靈巧近乎讓泰普的腳軟下來，但略粗糙的麻繩刺激著下身，無法解放的痛苦和敏感處受捆綁和輕刺的疼痛讓他清醒著，強行撐住了身子，甚至要把顫著的腰枝穩住。

他身體裡還有根冰棍在刺激，在多重的攻擊下他努力穩住神志，生怕自己講出了什麼。四天的酷刑都熬過去了，這點性事算得了什麼？「這種事情你以為我會當成懲罰嗎？」斷斷續續的，因為弱點被掌握連句子都無法好好講完。

先生倒挺喜歡看泰普把持不住又強忍的屈強，像是自己在駕馭著一頭野生的狼，如果他溫順，那將是最掃興的事。

畢竟馴獸的快樂在於將野獸的抓牙磨平，尤其是讓他自己心甘情願地磨平。

「這話聽起來毫無說服力。」繼續把玩和隨自己所欲的抽送，但卻拿起了泰普身邊的項圈晃了晃，上頭的鈴鐺和鐵鍊作響，侮辱至極。

「講不出那句，就自己戴上狗圈。」

泰普眯起眼，趁先生講話時多歇會，然而卻不打算戴上。再退一步，只會讓退讓變成習慣。

而先生明知他不放棄，依然不緊不滿地鬆開了手銬。項圈又一次被放在床上，而交合也稍作休止。又是一捆麻繩，緊緊綁住了他手以外的身軀，隔著衣服不太能感覺到那份粗糙，但捆綁帶來的擠壓感也令他不適，陷入肉中的感覺就算隔著衣服也是清楚可見的。

手卻由得泰普空著，像是隨時歡迎他順從於自己。他這次甚至沒有再進一步的懲罰，只是再一次插入，還是一樣只照顧自己的抽送，冰冷的性器在身體裡胡亂出入，空有難過的性是對沉迷慾望的精靈最大的處罰。

「你真是拿這個罰我了。」毫無快感可言，過於冰冷的體溫甚至讓他一陣麻痺，「到底為什麼，你會覺得這種事比起酷刑更會讓我屈服？」

先生停下了動作。

「起初我是想逼你講出來，但你作為軍人實在專業。」

現在，我倒覺得你的專業，挺適合被操到只會在床上翻白眼的。」

泰普總算明白了什麼，那個在自己身上肆虐的父親，現在不過是看中了個有趣耐玩的飛機杯而已，和想做什麼大事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是存心想玩到自己失去理智，直到乖乖在這裡當個聽話的玩具，然後等他玩膩殺掉的。他正要開口表示樂意奉陪，先生又將話接下去。

「逼供這種事，用來對付勞萊斯可省錢得多。」

「...呵呵，那你恐怕要失望了。」他對自己編制的軍隊，複雜的巡邏有信心到笑著嘲諷先生的大計。

極其複雜的排班，嚴格的訓練讓他自信地認為就算沒了自己軍隊也能保護好他重要的人們，自信滿滿地忍受著酷刑計算著如何逃跑。

卻未曾想過失去將領的軍隊是混亂的。

「在你離開後的三天，他們已經雞飛狗跳到聖女無法控制了。」

「我的兒子，你很優秀，一切都計算得很好，我也花了整整一年才稍稍明白你的計謀。

但你忘記了——人類是需要領頭人的，而你，一個護衛都沒有給自己安排，自信滿滿地吃下了我交給幽翼的東西。」

然後昏迷在臥室裡被槓走。

「你可真太相信你自已了。」

「現在的他們，甚至連好好巡邏都做不到，失去最強的他們心慌的樣子真是有趣。然後你猜猜，我都能把你帶來了，把那個小姑娘跟沒有魔法的小伙子帶來，有多難？」

泰普的思緒差不多是混亂到一片空白的。

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小翼什麼都不知道的抗議，再者是斯丹的脆弱，還有小翼做為聖女備選的危機。

還有對於小翼被猥褻的可能，從心底湧出的憤怒，心頭肉可能被蹂躪的噁心感使他直接不顧量差地揮拳，隨後被一手抓緊，然後扣上狗圈，重重壓在床上。

張牙舞爪的模樣是先生想看見的。

手銬又一次吊起了雙手，先生暫時離開了泰普身上，他卻是拼命掙扎失了淡定。沒了支撐點又成了空揮，甚至被鎖鏈控制住，屈辱至極地看著男人肆無忌憚地把自己騰空的腳更掰開一些，然後笑吟吟地將性器插入，甚至把對自己下體的捆綁解開。

身體依然扛不住以正常體溫的刺激，顫顫地曲了腿，持續禁止的釋放在這刻卻變得為所欲為，頭腦空白地因為帶糖果意味的抽送、愛撫和把玩而搞得一肚白濁。聽著因為自己被操到上下晃動而作響的鈴鐺聲，那份侮辱甚至讓泰普想現在就扒了生父的皮，好讓這人渣不會頂著和自己一樣的臉作妖。

但憤怒歸憤怒，現實卻是身體為他傳遞了從未品嚐過的快樂，他甚至因為突如其來的糖果而昂起了頭，發出了重喘和呻吟。先生看著，甚是享受，那猖狂表情又更讓泰普怨恨。「對！就是這樣！再叫大聲一點，又或者嫵媚點，多麼悅耳的呻吟！」興在頭上，先生用行動逼迫著他抖出更多喘聲，惹來了泰普帶著疲倦的憎恨目光。

先生可享受了。

那份不屈和憤怒，和身體無法達成共識的憎恨，以及知道自己愚行的崩潰。

享受被獵食者無能的憤怒，永遠是獵人最大的快樂。